

佛教各宗大意二辑第三 种 一禅宗大意

黄忏华居士编述

[第一篇 绪论](#)
[第二篇 此宗之此意](#)
[第三篇 此宗之行果](#)

禅宗大意

第一篇 绪论

第一章 此宗之名称及其略史

此宗以传佛心印为宗，故名佛心宗。以其行貌似习禅，自李唐来，通称禅宗。佛典称释迦牟尼佛，于涅槃会上，以无上正法付嘱摩诃迦叶，是为此宗之起源。展转嘱累，至达磨大师，将付法衣钵东来，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之心印。嗣得慧可，付以佛衣佛法；可传僧璨，璨传道信，信传弘忍，忍传慧能。慧能初从弘忍，潜行密修，后呈菩提本无树一偈，传忍衣钵，施化于南海，又于曹溪大转法轮。达磨为此土初祖，故慧能为六祖，衣钵遂止不复传，而别传之道，由此大行。道信门下，曾傍出慧融禅师一支，于牛头山别建一宗，递传数代而绝。弘忍门下，傍出神秀禅师一支，于北地大弘渐教，不久亦即消灭。慧能门下得法弟子，见于记载者四十三人，当时若荷泽神会等分传甚盛，第至唐季莫不寥落，唯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二流，独繁衍于后世，让传马祖道一，一传百丈怀海。海下分出二家，一为黄檗希运，运传临济义玄，是为临济宗之开祖。二为汾山灵祐，祐传仰山慧寂，是为汾仰宗之开祖。思传石头希迁，迁传天皇道悟及药山惟俨。俨传云品昙成，成传洞山良价，价传曹山本寂，是为曹洞宗。悟传龙潭崇信，信传德山宣鉴，鉴传雪峰义存。存下又分二家，一云门文偃，是为云门宗。二玄沙师备，备传罗汉桂琛，琛传法眼文益，是为法眼宗，此即禅宗五家。至宋时，临济门下，分出扬岐黄龙二派，合前五家，号为七宗，所谓五宗，在宋代实只临济一字，余宗或归绝灭，或就衰微，但曹洞一宗，绵延至宋末，忽臻隆盛。临济下黄龙一派数传即绝，仍复临济旧称，故递流及今，只有临济及曹洞二宗。

第二章 此宗之经论及判释

此宗自初祖摩诃迦叶以降，脉脉传流，灯灯续焰，师资证契，单传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，是故全不依经教为根据；然相传拈华一事，出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，而达摩印心，则付楞伽四卷。弘忍复盛唱金刚般若，且维摩诘妙吉祥般若及摄大乘增上心品等经论，皆每与此宗之语句作略相沆瀣，则知其精取约用者弘矣。特所重在宗通而不在说通，在证道而不在教道耳，既不立正依之经典，从而不用判释。

第二篇 此宗之此意

第一章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

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者，此宗向上之作略，不施設文字。不安立言句，直传佛祖之心印也。分佛教为显密二教，则密教以外皆显教；又自教内教外分佛教为二，一曰教，又称教下。一曰禅，又称宗下，或曰宗门。如说法明眼论云：南天祖师分佛法为二，谓教内教外是也，即如来正法，望口为教，望心名禅，即所谓教者，如来一代所说经教，而所谓禅者，透脱八万四千教网，超出大小显密之外，单传如来心地法门，直指人人本心，俾见性成佛之宗义。如五灯会元载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华示众，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宜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自是厥后，历代之祖师，以心传心，至达磨大师，遂泛海得而来，单传心印，开示迷途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要之，无上道妙，在离言亲证，非文字所能及，故此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，即不以经论为所依，于佛一代教藏外，单传佛心印也。然所谓不立，所谓教外，非屏去一切文字言教之意，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筏，文字即离文字，不离不即，不为教判之荆棘法数之计度所缚，直得教之真髓云尔。如千松笔记序云：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谈（中略），止用一片圆融无碍不思议清净心为辩才，示人安身立命处，犹神龙现于云端，往来神变，云行雨施。善能观者，见龙真体。不善观者，谓纸墨文字。故如来文非文也，如来语非语也。转变神化，言言真体，语语流辉，故云四十九年未尝曾说一字，才见世尊肝肠洁净，令人直下会取，不受人瞒。

第二章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

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，诸佛所传摩诃般若妙心体相也。如前所云，此宗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；所谓见性成佛者，谓一切众生皆有天真佛性，而从不悟此心当体是佛，背觉合尘，故全圆觉而成无明，迷而不返。苟彻见此万劫轮回而不动之佛性，即立地成佛也。此性即所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。正法眼藏者，佛心之德名也。涅槃妙心者，佛心之本体也。灵根独耀，回脱根尘。如摩尼珠，面面皆圆；如宝丝网，重重交映。外境相空，内寻伺绝。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寂照同时，心境不二，迷悟不二，生佛不二。其恰好处，心亦不可得，妙亦不可得，不二两字亦不可得，乃至不

可得亦不可得。非心非不心，非妙非不妙，姑立以妙心之名。此正宗门所传之根本，唯佛与佛乃能究尽，而直指此心者，诸佛出世之一大因缘也。如永明云：释迦出世，为一大事因缘，开众生心中佛之知见。达摩西来，唯以心传心。今但悟心，自觉觉他，已谐本愿。又圭峰云：一切众生，皆有空寂真心，无始本来，性自清静，明明不昧。了了常知，尽未来际，常住不减，名为佛性，亦名如来藏亦名心地，达摩所传，是此心也。又宏智云：平等本际，非去来今，岂堕诸数，妙圆一心。一心妙圆，自照灵然，超出生灭，混融正偏。此本源清静心，即一切众生自心灵知之性，所谓天真佛性，常自圆明遍照，所谓光超日月，德越大清，万物无作，一切无名，转变天地，自在纵横，恒沙妙用，混沌而成。一切经教所谓最上乘，第一义，般若实相，一真法界，乃至无上菩提，楞严三昧，以及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种种异名，皆此本源清静心之异称，本无可名为化众生，强立名耳。然世人不识此以灵知寂照为心，不空无住为体，实相为相之真心，只认以六尘缘影为心，无性为体。攀缘思虑为相之妄心为心，为见闻觉知所覆，不见清明之体，以无价之宝，隐在阴入之坑，是以凡途业起，生死波横，然若直了一心，则本体自现，如炳大炬而烛幽关，炳然见旨，所谓若心外行法，是生世俗家，若了心即佛，是生如来家，是也。

第三章 南宗北宗

佛典称五祖弘忍禅师一日示众云：正法难解，不可徒记吾言，持为己任；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，若语意冥符，则衣法皆付。时会下七百余僧之上座神秀述一偈云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禅师见之叹云：后世依此修行，亦得胜益。慧能在碓坊闻神秀偈云：美则美矣，了则未了，乃亦述一偈云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禅师见此偈，其夜即传衣钵。以神秀建法幢于北地，慧能扬宗风于南方，故有南宗北宗之称。南宗之禅风，全摆脱教网，不堕于名相，不滞于言句，唱修证不二迷悟一如，举扬一超直入如来地，即顿悟之第一义；故后世称之为南顿，又称祖师禅，意谓嫡传初祖达摩之心印也。北宗谈佛性涅槃唯心已心等义，论修证，落阶级，起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即渐修之宗风，故称之为北渐。

第四章 牛头宗荷泽宗洪川宗

牛头宗者，此宗之开祖慧融禅师，多年穷究诸部般若之教，已悟诸法本空，迷情妄执；后遇四祖道信禅师，印其所解空理，然于空处显示不空妙性，故不俟久学，而悟解洞明，时信已付法弘忍，融遂于牛头山别自建立，以于四祖下傍出，都不关南北二宗。此宗意，体诸法如梦，本来无事，心境本寂，非今始空。迷之为有，即见荣枯贵贱等事，事迹既有相违相顺，故生爱恶等情。情生则诸苦所系，梦作梦受，何损何益。有此能了之智，亦如梦心，乃至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亦如梦如幻，既达本来无事，理宜丧已忘情，情忘即绝苦因，方度一切苦厄，此以忘情为修也。

荷泽宗者，慧能将入灭度，以法印付嘱荷泽神会，令其传嗣，故此宗全是曹溪之法，无别教旨，为对洪州傍出，标其宗号。能入灭后，北宗渐教大行，成顿门弘传之障，二十年中，宗教沉隐，会乃于天宝初入洛，定南北顿渐，著论曰显宗。慧能所传，自是遂尊于天下。此宗意，妄念本寂，尘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灵知不昧，即此空寂寂知，是前达磨所传空寂心也。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，不藉缘生，不因境起。迷时烦恼亦知，知非烦恼。悟时神变亦知，知非神变。然知之一字，众妙之源，由迷此知，即起我相。计我我所，爱恶自生。随爱恶心，即为善恶。善恶之报，受六道形，生生生生，循环不绝。若得善友开示，顿悟空寂之知，知且无念无形，谁为我相人相。觉诸相空，真心无念，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。修行妙门，唯在此也。故虽备修万行，唯以无念为宗，但得无念之心，则爱恶自然淡薄，悲智自然增明，罪业自然断除，功行自然精进，于解则见诸相非相，于行则名无修之修。烦恼尽时，生死即绝，生灭灭已，寂照现前，应用无穷，名之为佛。

洪州宗者，马祖道一，于洪州开化寺，弘传南岳让之言旨，时人号为洪州宗，让但率身修行，本不开法。因一大扬其教，故成一宗之源。此宗意，起心动念，弹指动目，所作所为，皆是佛性全体之用，更无别用全体。贪嗔痴，造善造恶，受乐受苦，此皆是佛性。如面作种种饮食，一一皆面。意以推求，此身四大骨肉喉舌牙齿眼耳手足，并不能自语言见闻动作；如一念命终，全身都未变坏，即便口不能语，眼不能见，耳不能闻，脚不能行，手不能作。故知能语言动作者，必是佛性。且四大骨肉，一一细推，都不解贪嗔烦恼，故知贪嗔烦恼，并是佛性。佛性体非一切差别种种，而能造作一切差别种种。体非种种者，谓此佛性，非圣非凡，非因果，非善非恶，无色无相，无根无住，乃至无佛无众生也。能作种种者，谓此性即体之用，故能凡能圣，能因能根，能善能恶，现色现相，能佛能众生，乃至能贪嗔等。若核其体性，则毕竟不可见，不可证，如眼不自见眼等。若就其应用，即举动运为一切皆是，更无别法而为能证所证。彼意准楞伽经云：如来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兴造一切趣生受苦乐与因俱。又佛语心经云：或有佛刹扬眉动睛笑吹髻欵，或动摇等，皆是佛事，既悟解之理一切天真自然，故所修行理宜顺此，而乃不起心断恶亦不起心修道。道即是心，不可将心还修于心；恶亦是心，不可将心还断于心。不断不造，任运自在，名为解脱人。无法可拘，无佛可作，犹如虚空，不增不减，何假添补。何以故，心性之外，更无一法可得故，故但任心即为修也。

第五章 如来禅祖师禅

古来禅门有如来禅祖师禅之称，指功勋修证，为如来禅。本来尊贵，不假功勋，为祖师禅。言如来禅者，意谓如来所传禅法也。言祖师禅者，意谓达磨祖师所传禅法也。如来禅之称，出楞伽经，如经云：云何如来禅，谓入如来地，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，成办众生不思議事，是名如来禅。永嘉大师，于其所著证道歌中，引此语云：顿觉了如来禅，六度万行体中圆，是时尚无祖师禅之称。后圭峰禅师著禅源诸论集都序云，若顿悟自心，本来清淨，元无烦恼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毕竟无

异；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禅，亦名如来清净禅，亦名一行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，若能念念修习，自然渐得百千三昧，达磨门下展转相传者，是此禅也云云。不免背所谓修证不二之本旨，堕于判教之名相，滞于义解之言句，于是如来禅之称，为祖师门下所不许，故简称祖祖正传相承，不用学问知解，直下领悟本心之禅法，曰祖师禅，而立祖师禅之名称，则自唐仰山始。如传灯录仰山章云：师问香严，师弟近日见处如何。严曰某甲卒说不得，乃有偈曰：去年贫，未是贫；今年贫，始是贫。去年贫，无卓锥之地，今年贫，锥也无。师曰：汝只得如来禅，未得祖师禅。又无门关云参禅须透祖师关。虽然，此所谓如来禅祖师禅，不过应机一时之垂诲，非如来禅之外有祖师禅，亦非祖师禅之外有如来禅；如禅林类聚载玄觉问长庆棱，如来禅与祖师禅分不分，长庆棱答以一时挫却；又中峰大师谓如来禅与祖师禅，一手何分掌与拳，可见说如来禅说祖师禅，只是当时宗师应化之佛面祖面而已。

第六章 五家禅风

宗门之师家，诱导学人，令开佛知见，谓之接化，亦称提撕。师家接化提撕学人，皆有其独特之风趣与手腕，是之谓家风；所谓家风者。禅家风仪之意，是故所谓五家七宗之分派，唯以家风有差别，非缘宗旨，或宗义之异同。兹略述五家之家风如下：

一、临济宗：

此宗之家风，机锋峻烈，如迅雷之走疾风。凡僧有所问，即喝破或擒住托开等，其接化之热烈辛辣，五家中罕见其比；如万法归心录云：临济家风，白拈手段。势如山崩，机似电卷，又五家宗旨纂要云：临济家风，全机大用，棒喝齐施；虎骤龙奔，星驰电掣；负冲天意气，用格外提持；卷舒纵擒，杀活自在；扫除情见，迥脱廉纤，以无位真人为宗，或喝或棒，或竖拂明之。

二、曹洞宗：

此宗之家风，稳顺绵密，其接化学人，谆谆不卷；如归心录云：曹洞家风，道枢绵密；应机接物，语忌十成，又纂要云：曹洞家风，君臣道合，正偏相资。鸟道玄途，金针玉线。内外回互，理事混融。不立一法，空劫以前自己为宗，良久处明之。

三、沩仰宗：

此宗之家风，颇类曹洞，师资唱和，事理并行。如归心录云，沩仰家风，机用圆融，室中验人，句能陷虎，又纂要云：沩仰家风，父子一家，师资唱和。语默不露，明暗交驰。体用双彰无舌人为宗，圆相明之。

四、云门宗：

此宗之家风，孤危险峻，而简洁明快，其接化不用多语饶舌，于片言只句之间，藏无限之旨趣，无尽之锋芒，而有应学人之对机函盖乾坤截断众流使直下转迷开悟之活手段；故古来称云门三句，三句者，函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随波逐浪也。函盖乾坤者，本真本空，一色一味，凡有语句，无不包罗。不待踌躇，全该妙体。截断众流者，本非解会，排遣将来，不消一字，万机顿息，言思路绝，诸见不存。随波逐浪者，顺机接引，应物无心。因语识人，从苗辨地。不须拣择，方便随宜。如归心录云：云门家风，孤危耸峻。格外提撕，翦除情见。又纂要云：云门宗风，出语高古，迥异寻常。北斗藏身，金风露体。三句可辨，一簇辽空。超脱意言，不留情见，以无伴为宗，或一字或多语，随机拈示明之。

五、法眼宗：

此宗之家风，简明处似云门，稳密处类曹洞，其接化之言句似颇平凡，而句下自藏机锋，有当机觑面能使学人转凡入圣者。如归心录云：法眼家风，对症施药，垂机迅利，扫除情解。又纂要云：法眼家风，则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，句裹藏锋，言中有响，三界唯心为宗，拂子明之。

第七章 四料简五位

四料简者，临济义玄之接人，有四料简等施設；料简亦曰料拣，料者，材料之谓，譬如作舍，材料有大小曲直之不同；拣者，择取之谓，譬如拣取材料作舍，何者栋梁，何者缘桷，因材而用，不致混淆。接人之法，因人而用，亦复如是。如临济录载临济大师晚参示众云：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时有僧问，如何是夺人不夺境。临济示此间之消息云：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其徒克符颂云：夺人不夺境，缘自带诸讹。拟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责么。骊珠光灿烂，蟾桂影婆娑。觑体无差互，还应带网罗。又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临济示此间之消息云：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将军塞外绝烟尘，克符颂云：夺境不夺人，寻言何处真；问禅禅是妄，究理理非真。日照寒光淡，山遥翠色新；直饶玄会得，也是眼中尘。又问如何是人境俱夺？临济示此间之消息云：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克符颂云：人境两俱夺，从来正令行；不论佛与祖，那说圣凡情。拟犯吹毛剑，还如值木盲；进前求妙会，特地斩精灵。又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临济示此间之消息云：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克符颂云：人境俱不夺，思量意不偏；主宾言不异，问答理俱全。踏破澄潭月，穿开碧落天；不能明妙用，沦溺在无缘。又临济云：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，作三种根器断，如中下根器来，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。如中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俱夺。如上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俱不夺。如有出格见解人来，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，不历根器云云。大约人则就其当体作用者言，境则就其即物拈示者言，此则就其随机接引者言。夺者，除而不用之意。

五位者，洞山良价，为广接上中下三根，开五位为提撕学人之标准。曹山嗣洞山，著五位显诀弘演之。五位有正偏五位，君臣五位，功勋五位，王子五位四种；其中正偏五位功勋五位，俱洞山之创说，以功勋五位判修证之浅深，以正偏五位示理事之回互。五位虽有四种，而正偏五位为五位说之基本。所谓正偏五位者，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来，兼中至，兼中到。正者，体也，空也，理也。偏者，用也，色也，事也。兼者，体用兼到，事理并行也。正中偏者，为学人不知转动，滞在外，则孤理而缺事，故立正中偏。背理就事，从体起用，无语中有语也。偏中正者，为学人著于物象，滞在今时，则孤事而缺理，故立偏中正。舍事入理，摄用归体，有语中无语也。正中来者，乃是不居尊贵位中，无化而无所不化。凡有言句，皆从无中唱出，不借而借，回途转位，戴角披毛，向异类中来，处处无间，虽居今时而不落今时，此转身一路也。兼中至者，兼前偏正两位，尽在机前，拈出往来，钩锁血脉连环，卷舒自在，妙用随机，更不疑滞，如人归家未到而至别业，乃在途中为人边事，明暗双放，作家弄险处也。兼中到者，兼前四位挟妙而归正位，亦任冥应众缘，依然不堕诸有，动静施为，平常自在，全体该收，更无遗漏，功勋不犯，明暗双收，是也。如洞山正偏五位颂云：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嫌。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，分明觑观面别无真，休更迷头犹认影。正中来，无中有路隔尘埃，但能不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兼中至，两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犹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，人人尽欲出常流，折合还归炭裹坐。又五灯会元曹山章云：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。师曰：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。偏位即色界，有万象形。正中偏者，背理就事。偏中正者，舍事入理。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堕诸有，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，故曰虚玄大道，无著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最玄最妙，当详审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为偏位。臣向君，是偏中正。君视臣，是正中偏。君臣道合，是兼带语。僧又问如何是君？师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曰：如何是臣？师曰：灵机弘圣道，真智利群生。曰：如何是臣向君？师曰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。曰：如何是臣视君？师曰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本无偏。曰：如何是君臣道合？师曰：浑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。师又曰：以君臣偏正言者，不欲犯中，故臣称君，不敢斥言是也，此吾宗法要。乃作偈曰：学者须先识自宗，莫将真际杂顽空。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中。出语直教烧不著，潜行须与古人同。无身有事超岐路，无事无身落始终。君者，正位也。常住真空，了无一物，凝然独立，至贵至尊，故曰君。臣者，偏位也；即是色界之中种种万象，物物无偏，赞化裁成，少伊不得，故曰臣。臣向君者，偏中正也。舍事入理，更无真理之异也。君视臣者，正中偏也。背理就事，不立事相之名也。君臣道合者，即正偏兼带之语也。理事混融，内外和合，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，故曰虚玄大道，无住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最为玄妙，故名君臣道合。

第八章 看话禅默照禅

洞山良价，临济义玄，皆生于唐末，因两宗所尚各有不同，遂养成禅学上二大宗风，如前所述，曹洞主知见稳实，临济尚机锋峻烈。曹洞贵宛

转，临济尚直截；曹洞似慈母，临济似严父。后世评此二宗，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说。流衍及于宋代，遂由洞山与临济相对立之禅，一变而为大慧宗杲与宏智正觉相对立之禅。宏智正觉者，洞宗丹霞子淳禅师之法嗣也。著默照铭及坐禅箴等，扇扬默照之禅风。所谓默照禅者，清心潜神，默游内观，彻见法源，无芥蒂纤毫作障碍。廓然亡像，如水涵秋；皎然莹明，如月夺夜。如默照铭云：默默忘言，昭昭现前。鉴时廓尔，体处灵然。灵然独照，照中还妙。露月星河，雪松云峤。晦而弥明，隐而愈显。鹤梦烟寒，水含秋远。浩劫空空，相与雷同。妙存默处，功忘照中（中略）。默唯至言，照唯普应。应不堕功，言不涉听。万象森罗，放光说法。彼彼证明，各各问答。问答证明，恰恰相应，照中失默，便见侵袭。证明问答，相应恰恰，默中失照，浑成剩法。默照理圆，莲开梦觉，百川赴海，千峰向岳。又坐禅箴云：佛佛要机，祖祖机要，不触事而知，不对缘而照。不触事而知，其知自微。不对缘而照，其照自妙。其知自微，曾无分别之思。其照自妙，曾无毫忽之兆。曾无分别之思，其知无偶而奇。曾无毫忽之兆，其照无取而了。水清彻底兮，鱼行迟迟。空阔莫涯兮，鸟飞杳杳。

大慧宗杲者，济宗圆悟克勤禅师之法嗣也，扇扬看话之禅风，所谓看话者，看者参看，话者古人之话头。大慧极力主张参看一则话头，恒举狗子语至无字，令学者参云：经语祖语，诸方老宿语，千差万别。若透得过无字，一时透过，不用卜度，不用注解，不用要得分晓，不得作有无商量，不得作真无之无卜度，不用向开口处承当，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，不用堕在空寂处，不用将心等悟，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，不用掉在无事甲里。但行住坐卧，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，无。提撕得熟，口议心思不及，方寸里七上八落，如生铁橛。没滋味时，切莫退志。得如此时，却是好消息。忽然打失布袋。不觉抚掌大笑，茶里饭里，喜时怒时，净处秽处，妻儿聚头，宾客酬酢，公私各处，都是第一等好做工夫提撕底时节。

第九章 公案

此宗称佛祖应所化之机缘所提起语言动作之垂示，曰公案，或曰机锋，亦曰因缘。公案者，取譬于公府之案牒。如山房夜话云：公案乃喻公府之案牒也。法之所在，而王道之治乱实系焉。公者，乃圣贤一某辙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。案者，乃记圣贤为理之正文也。凡有天下者，未尝无公府。有公府者，未尝无案牒（中略）。夫佛祖机缘，目之曰公案，亦尔，又碧岩集序云：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，唱于唐而盛于宋，其来尚矣；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牒语，又云栖正讹集云：公案者，公府之案牒也。所以剖断是非，而诸祖问答机缘，亦只为剖断生死，故以名之，即从上佛祖应所化之机缘，假言说以显至理。后人称其对机垂示语为公案因缘，所谓千七百则公案是也。如山房夜话云：且如禅宗门下，自二祖安心，三祖忏罪，南岳磨砖，青原垂足，至若擎叉毬辊，用棒使喝，及一千七百则机缘，莫不皆八字打开，两手分付。

第三篇 此宗之行果

第一章 看话

此宗不依念佛修忏看经烧香礼拜等种种方便，单刀直入，开悟人人本来具有之心性，俾彻见本有之心性而成佛，自佛祖以迄历代诸师，一机一境，一言一句。虽各显家风，然其归著，要皆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宗旨，解黏去缚，使人返本还源，自性自度，透到大休歇安稳之场。然祖祖相授，多以文字显示，由文字而大辟机用之门，棒喝交驰，杀活自在，更由机用进而为话头，遂成的法，虽从上佛祖之接人，已隐含参究之意，而开此专就一语历久真实参究之法门，则自大慧杲以后，始有其成法。从此禅流，无不以参话头为入门，话头虽各有不同，要皆以一则全无义味语，使人不就意识思维穿凿，但净净地参究一回，因此大发疑情，力求透脱；如咬铁丸相似，定要嚼碎，嚼不碎，拼命嚼。如是回光就已，返境观心，忽然把一切妄想杂念照破，□地一声，洞见父母未生前面目。如仰山云：汝等诸人，各自回光返照，莫记吾言，汝无始劫来，背明投暗，妄想根深，卒难顿拔，所以假设方便，夺汝粗识。又天真云：果欲了脱生死，先须发大信心，立弘誓愿，若打破所参公案，洞见父母未生前面目，坐断微细现行生死，誓不放弃本参话头，远离真善知识，贪逐名利。若故违此愿，当堕恶道；发此大愿防护其心，方堪领受公案，或看无字，要紧在因甚狗子无佛性上著力；或看万法归一，要紧在一归何处；或参究念佛，要紧在念佛的是谁。回光返照，深入疑情。若话头不得力，还提前文以至末句，使首尾一贯，方有头绪可致疑也。疑情不断，切切用心，不觉举步翻身，打个悬空筋斗，却再来吃棒。又雍正选语录十六卷序云：达磨西来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以此慧灯续佛慧命。到者里，唯证乃知，非可测。见闻知觉，一点难容。才辨聪明，丝毫无涉。但将一句无义味话，似银山铁壁看去。一时不了，阅一岁。一岁不了，阅一纪。拼却今生来生，与之抵对。久之久之，一时参破，万有皆空。并此无义味话，亦了不可得。树头果熟，因风堕地，五花八裂，□地无声，自然无著落处，而知有著落在。又八卷序云：学者将个无义味语，放在八识田中，奋起根本无明，发大疑情，猛利无间。纵丧身失命，亦不放弃。久之久之，人法空，心境寂，能所亡，情识尽，并此无意味语一时忘却。当下百杂粉碎，觊体真纯。参话头一法，禅家称为无事不办之法门，此其概略也。

次此宗之开悟分三段，一曰本参，又曰初关，二曰重关，三曰末后关。如超善云：最上乘，要真参，急急用功勿等闲，一片身心无渗漏，管教直下透三关。所谓三关者，由参话头引出无漏慧，由无漏慧，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名为初关；既见性已，乃以无漏慧对治烦恼，到烦恼伏而不起现行，方名重关。然烦恼之伏，犹赖对治功用，必至烦恼净尽，任运无功用时，斯透末后一关。雍正选语录总序云：如来正法眼藏教外别传，实有透三关之理（中略）。有志于道之人，则须勤参力究，由一而三，步步皆有著落，非可颺预函胡，自欺欺人（中略）。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。乍释业系之苦，觉山河大地十分虚空，并皆消殒。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，识得现在七尺之躯，不过地水火风，自然彻底清净，不挂一丝，是则名为初步破参前后际断者。破本参后，乃知山者山，河者河，大地者大

地，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，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，乃至无明者无明，烦恼者烦恼，色声香味触法者色声香味触法。尽是本分，皆是菩提，无一物非我身，无一物是我己，境智融通，色空无碍，获大自在，常住不动。是则名为透重关，名为大死大活者，透重关后，家舍即在途中，途中不离家舍，明头也合，暗头也合，寂即是照，照即是寂，行斯住斯体斯用斯，空斯有斯，古斯今斯，无生故长生，无灭故不灭。如斯惺惺行履，无明执著，自然消落，方能踏末后一关。虽云透三关，而实无透者。不过如来如是，我亦如是。从兹方修无修，证无证妙觉普明，圆照法界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，于一毫端，现宝王刹，救拔众生，利用无尽。

第二章 坐禅

参禅虽不以端坐为限，如南岳谓禅非坐卧；又永嘉谓行亦禅。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。然禅家亦以坐禅为根本行持，故有以端坐参禅为证阿耨菩提最上无为之妙术者。有谓一座坐禅一座佛，一日坐禅一日佛，一生坐禅一生佛者。唯坐禅有外道禅、凡夫禅、小乘禅、大乘禅、最上乘禅等差别，且修坐禅者不仅此宗，他宗皆有之。如普劝坐禅仪所载，则纯为此宗坐禅之仪则。略谓学般若菩萨，起大悲心，发弘誓愿，精修三昧，不为一身独求解脱。尔乃放舍诸缘，休息万事，身心一如，动静无间。量其饮食，不多不少。调其睡眠，不节不恣。结跏趺坐，先以左足安右口上，右足安左口上，或半跏趺，或以左足压右足，皆可。次以左掌安右掌上，以两大拇指面相拄。徐徐举身，良久复左右摇振，乃正身端坐，不得左倾右侧，前躬后仰；令腰脊头项骨节相，状如浮图；令耳与肩对，鼻与脐对，舌拄上颚，唇齿相著，目须微开，免致昏睡，身相既定，气息既调，宽放脐腹，一切善恶，都莫思量。念起即觉，觉之即无。久久忘缘，自成一片。若得此意，自然四大轻爽，所谓安乐法门也。若已发明者，如龙得水。未发明者，但办肯心，决不相赚。出定之时，徐徐动身，安详而起，一切时中，护持定力，如护婴儿云云。此佛祖单传之坐禅，至身心脱落之境界，离迷悟得失等系缚，得大自在大安乐之作法也。

第三章 顿悟渐修

古人有顿悟渐修之说，所谓理即顿悟，乘悟并消。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如修心诀云：顿悟者，凡夫迷时，四大为身，妄想为心。不知自性是真法身，不知自己灵知是真佛也。心外觅佛，波波浪走，忽被善知识，指尔入路，一念回光，见自本性，而此性地，原无烦恼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；即与诸佛，分毫不殊，故云顿悟也。渐修者，顿悟本性，与佛无殊，无始习气，难卒顿除，故依悟而修，渐熏功成，长养圣胎，久久成圣，故云渐修也。又圭峰云：真理即悟而顿圆，妄情息之而渐尽。顿圆如初生孩子，一日肢体已全。渐修如长养成人，多年志气方立。此示顿悟初心之后，犹有旷劫习气未除，仍宜依悟而修，净除余习，因修乃入圣位也。即以圆融门言之，则究竟圆极寂灭真如，有何次第，而以行布门言之，则对治习气，非无升进可言，故若得直下无心，量出虚空之外，自无庸更历阶

梯；如未顿合无心，仍须以佛知见治之，而究竟圆融佛果也。又永明云：一切修行趣佛乘人，但先得旨之后，方可以佛知见，治诸余习，以正定水，莹净禅支，用多闻慧，助生观力，乃至习诵熏修，万行严饰。若不了自心，纵多闻习诵，俱不成就，应须先入正宗，后修福智，此则示彻悟之后，始不妨习诵熏修，集万行为般若之严饰也。故有分此宗之修法为三种者，一曰先悟后修，即普通坐禅者，皆须于悟后，更起持戒看教等修行。二曰悟修同时，此由夙根成熟，只待此生证果，在未悟时，被现业所障，未能显露，及一时触悟，即一切具足；如六祖等是也。三曰，先修后悟。此随顺劣机，使先持戒修定而熏习之，或亦有开悟之分。此中第一种即所谓顿悟渐修也。第三种，非此宗之本意。第二种，则必利根上器。故后世修禅者，以顿悟渐修为正则。

第四章 本证妙修

此宗又有本证妙修之说，吾人本来具足佛心，圆成佛性，故名之曰本证。信得本证上所起之修行，名之曰妙修；是故所谓本证妙修者，意谓证上之修，而修证不二义也。如传灯录南岳章云：乃直诣曹溪，参六祖。祖问：什么处来？曰：嵩山来。祖曰：什么物？恁么来？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祖曰：还可修证否？曰：修证即不无，染污即不得。祖曰：只此不染污，诸佛之所护念，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又契嵩坛经赞云：夫妙心者，非修所成也，非证所明也，本成也，本明也。以迷明者复明，所以证也。以背成者复成，所以修也；以非修而修之，故曰正修也；以非明而明之，故曰正证也。